

迎接下一個春天

• 評林佩芬「一九七八年春」

賴金男

一

「一九七八年春」（爾雅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）是一篇中篇小說。我拿到書時，沒注意，以為將近一百頁的內文都是小說；尷尬得很，讀了五十七頁，小說突然結束了，我才發現，後面附了兩篇「評」和一篇「後記」。

我讀小說，要是不想寫評，我都可以一口氣讀完；但如果預備寫評，就讀得慢了；這一讀慢，可把「一九七八年春」的小毛病都找到了。

最使我迷惑的，「一九七八年春」雖然是中篇，但是，時間背景太長了，有幾個地方似乎可以把「段落」標明，或者用文字交待得更清楚一些，譬如：頁二十五第二段「她的淚水一直沒有停……」，頁三十三，最後一段「十年來的世界……」前後，頁三十八最後一段「她又低下頭去繡花……」等三個地方。

當然，或許由於這篇小說是為遷就日報副刊連載，因此只用了一些「重複描述

」的手法，但是在出版單行本時，確是可以稍加修飾的。

整個故事的進行是平鋪直叙的，作者也想用回憶或「倒叙」的方式，但是用得不够，不像歐美當代小說家，受過嚴密的心理分析的訓練，常常把「回憶」和「倒叙」變成了小說敘理進行的主流。

我很不贊成法國「反小說」的理論：一個小說作家像是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知」的上帝，對故事的細節以及所有的人物都刻畫入微，像「紅樓夢」或「水滸傳」那樣；因此，「一九七八年春」裏只描繪女主角一個人，把其他的配角只作了一些「素描」，我是很欣賞的；現代美學理論中所強調的「重點描繪」正是這個道理。

二

在原書頁二十，描寫女主角大哥大嫂回國的那一段，作者清楚的交待，那是「七七事變」後的第二年；當然是民國二十八年的事，她的丈夫言子玉真的已經「爲了戰亂要跟着學校遷往大後方」嗎？

作者在「後記」中承認，這是虛構的故事，但是歷史虛構也要把時間交待得清楚一點；記得那一位作家曾提示：「寫你熟悉的事」；雖然有人讚許林佩芬把「張愛玲和司馬中原串合起來」，把遷臺前後的兩段故事綜合起來；但是，無可置疑的，由於作者並沒有親身經歷前一段的生活，也就不能很深的描繪了。

還好，作者要表現的是「霜波」的形象——舊禮教的中國婦女，冷眼旁觀了時代的變遷；就這點，作者是成功的，光以作者的特殊技巧看，霜波，這位女主角講的話不到三十句，其中只有「奶娘，出嫁從夫——」「婚姻怎麼能換，又不是買賣」、「不會的，不管什麼時代，人總是人，不見得大家都唯利是圖！」等幾句話有

點份量，其他的都是用「內心獨白」手法敘述了女主角的思想觀念！

在後記中，作者說，是有一次在「國父紀念館」看「王魁負桂英」後，「花了將近一個月」寫下這一篇中篇小說的，這裏透露了一個消息，林佩芬在這個故事中不止是對「六十年來的中國」想作批判；以一位出身中文系的身份，她似乎也要對整個傳統發出一些意見！於是，這篇小說，「對話」就不是很重要的，「對話」也就成了通篇小說很弱的一環！

三

黃武忠先生寫的書評中，很大膽的用了「疏離感」，這個詞從英文或法文翻譯過來的，我不知道；但是對「一九七八年春」所表現的情緒，我覺得不太恰當。

因為作者筆下的女主角，只是有着中國傳統「宿命」的觀念（頁十三），和中國人以信佛逃避現世的想法（頁四十二），去處理她遭遇的問題；她沒有反抗，只有忍受；她所表現的只是十足的冷漠。我很欣賞作者製造出這一種典型，不要說用行動去應付問題，連「語言」也懶得用，誰說是一個「死了的人」；不，這是活生生的中國婦女，災難中的婦女，在電影或現實記錄片中，誰看過一位婦女和丈夫或子女爭先恐後逃避災難的鏡頭？

女主角秦霜波的「冷漠」，實在冷漠得有點可怕！在作者筆下，她說的話都是欲語還止的！這種「冷漠」也代表着一種力量，面對着外界的變遷，她不反對，也不理會，別人採取行動去解決問題時，她也不反對，可是也不參與！

張定綺先生說這是「迷失的上一代」，我在這裏似乎可以補一句，秦霜波這種人代表着中國近百多年來的「冷漠的幾代」，他們對社會不會有積極的貢獻，可是

我們需要他們；因為沒有他們，就沒有我們；他們到底是我們的上一代！

站在「放眼未來」的胸懷，對林佩芬後記中「迎接下一個春天，永遠是下一個春天」（頁九十三）這一句話，所帶來的信息，我願意詮釋為：上一代的錯誤我們承擔了；但願我們留給下一代承擔的錯誤將會減少到最少！

四

按照傳統的文評觀點，「一九七八年春」只是提出了中國歷史、中國社會演進中的一些價值標準的問題，首先是老掉大牙的，像物質和精神的衝突，一夫一妻、守寡和片面貞操，戰亂造成的悲劇等等，最新的，却是一位沒結婚的小姐（大學生）竟敢說：「先把孩子生下來再說」這類問題。

若從整個世界文明的內容去分析，近一百多年來，中國人所碰到的許多矛盾和衝突，並不是中國所特有；讀讀十八世紀、十九世紀的英法文學史，我們也可以看到兩代的差距問題，說得更明確一點，這些都是科技進步、社會結構改變的結果！

林佩芬小姐年紀不大，根據她的寫作年表，我們知道她讀了許多文學書籍，而她創作年紀也很早；但是，站在一位文學教學者的立場，我不能也不會說她已經表現了「一種宇宙性的感情，一種人類共通的感受」（頁七十，張定綺「迷失的上一代」——談「一九七八年春」）；相反的，我希望她自己執著的「把更多的時間來迎接下一個春天」（頁九十三，「後記」），把自己的生命，以及智性的生命投入更廣闊的社會、世界中！

寫小說，和寫劇本都是一生的事業，所有年輕時成名的作家必須不斷的寫，也只有這樣，作品才會更成熟、更圓融！翻開文學史，許多大作家的不朽作品都是中年以後，甚至晚年寫的；我很願意看到林佩芬小姐「把自己變成紙和筆的奴隸」（頁九十三），我總以為這是成為一位專業作家的第一要件。